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管窺卷五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於閔雖非子承父位而繼其統者固應與君父同不書即位亦以繼弑君也左傳謂公出故非也閔二年九月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成季入立僖公及慶

父縊高子來盟魯亂亦已平矣豈至改元而尚以先
魯出奔遂廢即位之禮乎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書次而後書救志存乎救三國之師次于聶北救邢
是也書救而又書次志不存乎救叔孫豹救晉次于
雍榆是也論者以次為緩詞譏齊桓救邢之不速不
知救援之師必察其形勢審其虛實攻其所必救出
其所不意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若必以速為貴以

摧鋒陷陣為賢幸而勝則我軍之死傷實多不幸而不勝則棄甲曳兵敵勢益張非特無益於援國而且愈速其亡矣如後世實建德之救王世充其臣凌敬言曰大王宜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遂踰太行狗汾晉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建德不從軍敗被擒而世充遂亡速亦何益乎救哉夫齊桓北伐山戎南伐楚東却淮夷為中國救患分災凡小國之望援於齊者不獨一邢如皆以速救致戰為期不計難易強弱

摧鋒陷陣為賢幸而勝則我軍之死傷實多不幸而不勝則棄甲曳兵敵勢益張非特無益於援國而且愈速其亡矣如後世竇建德之救王世充其臣凌敬言曰大王宜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遂踰太行狗汾晉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建德不從軍敗被擒而世充遂亡速亦何益乎救哉夫齊桓北伐山戎南伐楚東卻淮夷為中國救患分災凡小國之望援於齊者不獨一邢如皆以速救致戰為期不計難易强弱

夫人預弒二君幾亡魯國覇主討而戮之義也子不可以讐母僖公請其喪而葬之亦義也不稱姜于齊已絶之也不去氏于魯猶母之也書曰至自齊明尸已歸齊故喪自齊至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城楚丘為衛也何以不言城衛衛未遷也城之者諸侯何以不書諸侯以書諸侯則功歸覇主桓業小矣不書諸侯若列國之自城而桓不居其功則桓業大

矣當衛之為狄所敗遺民渡河野處立戴公以廬于曹齊桓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其器用財物戴公卒文公立又城楚丘而遷之使衛國忘亡其德亦云厚矣而桓不居其功若諸侯之自為城故經不書諸侯以大之自左傳有諸侯城楚丘封衛之言公穀遂以桓為專封胡文定因謂邢遷于夷儀遷出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為同患相䘏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衛人渡

狄所敗有君有民有土齊桓為之戍守城城以救其危豈曰專封設楚丘不城當日諸侯有能殄滅狄人其時衛文將謂其國已滅遂不敢復歸故都乎抑并所存之土地人民俱不敢有乎歸故都而有其土地人民遂謂擅自封乎吾知其論固多窒矣左氏謂不書所會為後亦非也凡會而後至不書其國以辟不敏非竟不書諸侯也楚丘之城必諸侯分地受工若魯不往城則固當書諸侯往而城之則魯之勞自不

以為功若魯自往城于以見桓業之大非畧之也不然晉之城虎牢城杞偹書諸國矣豈賢于城楚丘而善之耶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以小國而序晉上虞主兵也謀伐虢者晉何以虞主兵虞貪賂而借道于晉以伐虢且請先伐故以虞主兵罪貪也下陽虢邑也邑何以言滅以下陽為虞

虢之要二國所恃以為國者下陽在而虞虢存下陽亡而虞虢舉矣故虞虢之亡不亡于其亡之日而亡于其亡夏陽之日春秋書滅下陽而虞與虢之滅不書正以見王公設險以守國之義有國者固不可不知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江黃小國遠與霸主上公盟必二國之君實來而非微者明矣其稱人以未爵命于天子也公穀謂大國

言齊宋遠國稱江黃則其餘諸侯莫敢不至非也夫諸侯之盟名列載書其先後位次無國不記若舉其大者遠者而其餘不序則至者何國盟者幾人隱而弗錄何以示後春秋惟後至不書所會無有至而止書大者遠者之理劉文公合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夫子猶詳書之況齊桓遠服江黃而止列四國餘皆削而不序豈所以昭盛事乎

冬十月不雨

齊桓之以德禮服楚不以兵威自恃為能得懐遠之道故特志其盟之之地以深美之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濤塗挾私以悞軍道宜有罪者也霸主會諸侯中軍法以戮之可也否則執付其君自戮之或歸京師以請王誅亦可也而擅自執焉則諸侯無越國執人之例雖濤塗有罪而擅執不可以訓故執之者稱人明不與也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及者魯及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以二事三事出者則以其重者至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殺世子稱君殺之不以義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會于首止定儲位也不言公會而曰及者言公會則夷王世子于諸侯矣言及諸侯而殊會王世子正以見桓之尊王世子不敢以人臣與之抗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僖公以嫡母之誼請其喪而以小君禮葬之然得罪于宗廟不可致也僖公始疑而終致亦弗察于禮矣公羊謂致夫人譏以妾為妻蓋脅于齊女之先至者穀梁謂立妾之詞董仲舒治公羊遂謂僖公娶于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為夫人劉向治穀梁謂僖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妾母指成風也夫僖公從齊桓伐楚救許救徐以攘夷植夏為事故詩人美之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安肯背霸主而潛通于楚甚且與

美之其義判然而各執一詞將何說之從謂曰爲危
之則踐土蟲牢雞澤澶淵之盟皆曰豈盡危之乎且
葵丘之會惟六國而後之會鹹盟牡丘會淮皆至則
所謂叛者九國何所指耶謂曰爲美之則僖之盟薄
盟宋文之盟穀成之盟蜀皆曰豈美之乎此二傳穿
鑿之過至會盟同地而必書其所于首止平丘葵丘
皆然胡氏謂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
丘之盟美之大者也此亦非春秋之例

甲子晉侯佹諸卒

是月戊辰之後不應有甲子杜預以甲子為九月十一日戊辰為十五日書在盟後從赴非也史從來赴如壬戌平王崩而赴以庚戌則從所赴未有不序時日先後而顛倒以書者設夏卒而秋赴豈亦將先秋而後夏謂書在赴後乎疑卒之日有悮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不曰殺子而曰殺其君之子以奚齊未即位也未即

法殺之也穀梁謂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又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按春秋之殺大夫凡三十有七其稱人以殺者五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亦殺者衆故不稱名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及士穀箕鄭父皆作亂而國人殺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時陳無君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俱不得為君殺故稱人其稱國以殺者三十有二豈皆無罪殺乎如里克之

弑二君與一大夫猶曰無罪更以何者為有罪乎其曰罪累上者謂下有罪而亦當連及于上但人君施法惟論其殺之當否耳殺之而當則臣服其辜殺之而不當則君任其非安得謂臣有罪而又以累上乎至于稱大夫明其位也非與之而不去其官也春秋凡殺大夫無有不書大夫者寧皆與之乎殺州吁無知夏徵舒之不稱大夫者以討賊告故不稱大夫也殺里克稱大夫者由不以討賊告故仍從殺大夫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衛自懿公喪敗以來齊桓力為存之為之戍守為之城楚丘前年以狄勢日張又率諸侯城楚丘之郛以預備其于救患恤隣之義不可謂不盡矣乃城甫畢

而次年狄侵衛論者遂皆以怠荒責齊桓毋乃非君子之恕以責人乎夫勢有强弱時有難易狄之强固非齊所能一麾而服者以宣王之盛玁狁之熾薄伐至于太原而已如以區區之齊而欲使之南服楚北服戎狄東服淮夷使皆俯首聽命莫敢侵犯中夏否即謂之怠荒此固桓之所不能也必如是則窮兵黷武民不堪命齊將覆亡之不暇而又何暇乎憂人

夏四月葬陳宣公

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盟牡丘而遂次于匡非怠于救也使大夫帥師往救

而諸侯遥為聲援乃節制之師非觀望不前者比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諸侯不親救徐故至會而不至救公羊謂桓會不至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齊桓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則孝公已受命于君父矣無虧之立未之有命也易牙豎貂殺羣吏以立之非為亂乎宋襄率諸侯伐之乃伐其亂非伐喪也胡氏以奉少奪長罪宋襄過矣夫長幼之辨當辨之于未立之先人主意有所偏臣下執而爭之宜也

夷吾皆長也奚齊卓子皆幼也然奚齊已主喪位則書殺其君之子卓子既立則書弒其君春秋之不與亂臣藉口反正亦較然矣而又何罪乎宋襄之伐齊乎

夏師救齊

伐與救必先審其是非伐為是則救之者非救為是則伐之者非非謂書救皆善也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楚猶夏而中國救之晉悼公伐

而討齊之亂是以君臨臣故內宋也伐者宋公則戰者亦宋公曷為以師稱明宋公以順討不順不與齊師之得抗故稱師而不稱公

狄救齊

冬之伐衛稱人此稱狄不與救齊明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前乎此者皆書狄此伐衛何以稱人以邢與之俱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稱人畧從國詞非與之也諸侯不相為治擅相執而不歸京師則強陵弱衆暴寡不復知有天子矣故畧而人之左傳曰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此亦疑霸主擅執諸侯而以不道於其民告當時習焉以為故實非春秋之例也若宋人執滕子嬰齊邾人執鄫子用之二君皆橫遭暴虐曷嘗有不道於民閒執諸侯凡十有三執

宋公不言楚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執曹伯畀宋人繫於晉侯入曹之後不專言晉侯執也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其稱人者九豈皆不道於其民耶或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一執歸京師而有稱人與爵之分非不道於民與否之别乎余曰不然蓋春秋書法言歸於者謂歸其所當歸順詞也言歸之于者謂不得已而歸之勉強之詞也曹成公以殺太子自立晉侯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盟于齊者修桓公之好也何諱公而人諸侯乎以楚與盟也楚與盟則中國將胥聽於楚可不戒哉故春秋謹之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執宋公者實楚子不言楚執者存中國也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春來獻捷

不言獻宋捷者與不言楚執同一義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盟于薄請釋宋公於楚子也不曰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不與楚之專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禮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夫所謂滅同姓名者非夫子惡之而輒名之也葢同姓之滅必告於廟告則滅國之君當於廟稱名曰某爵某滅某國以告故史亦書其名也若滅異姓之國不告廟則不稱名矣左氏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觀同姓諸侯之喪必臨于廟則同姓諸侯之國滅自必告於廟矣先儒誤解稱名為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是楚子也而人之不與荆蠻之圍中國也人楚子則不與諸侯之從於楚亦可見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魯不與圍而往與盟中國之翕然宗楚於斯極矣微城濮之戰周之王步幾敗天下所以思霸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侵曹以出其不意伐衛以張其罪討皆翦楚之黨而振其軍威為救宋先聲兩書晉侯者各從所赴也晉於曹衛雖曰修怨然二國實楚之黨救宋之師必假道於二國二國不先摧破而輕率以進則前有強楚之阸後有曹衛之阻若楚據險以老我師曹衛斷後以絶我餉則七百乘之師適為禽耳故先破曹衛而又執曹伯出衛侯使二國滅亡之不暇恤而後晉師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威聲遠播強敵自懾故楚子聞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執衛侯稱人非霸討也執歸京師示不敢專固禮也但晉侯為臣執君又使醫衍酖衛侯明以私怨報復非真為其不道於民也殺之不可以歸不可不得已而歸之於京師豈真尊天子乎其曰歸之於者勉強之詞故畧而以人稱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書自晉者明有所恃也臣而恃外援以復不臣甚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